花潮

地球的孩子

——人类的反思

陈保邦

本报美编 王超 制图

每一种动物皆为地球的孩子
包括人类，它们与我们
原本相依，不相杀

我曾凝视过飞禽圆润温情的眼
我曾摸过走兽皮毛上柔软的温
像父母会离开儿女，泪会离开眼
所有生命终将变为落叶
若不是人类的猎枪和屠刀
它们还将在世上，活很多年

有人残忍的笑，盗走它们的短命
有人贪欲的嘴，召来魔鬼的瘟疫
它们身上殷红的伤口
像流血的眼睛，对着猎手
射出复仇的恶果
于是，病毒侵袭了人类
唱歌的嘴蒙上口罩的阴影
街道凄凉，唯有寒风赶来埋葬雪花

2020年春节，我只见茫茫的雪
守护着朵朵梅花，白依恋红
哦，人类是否已开始意识到
以慈悲之心，呵护它们的命
亦是呵护自己的命？

尘世间，若说爱
就爱爱地球孩子的宿命
就听听地球孩子的声音
若感恩，秋怎能忘春
冷怎能忘暖，疤怎能忘疼
若有思，就洗净灵魂
重新审视对万物的态度
否则，病魔还将化为它们的亡灵
突破层层医学封锁
一次次向人类，袭来

雨，可复活一个春天
心，可拯救万物生灵
请求人，敬畏因果法则
请求人，反省自己的贪欲
让兽行山野，鸟飞天空

或许，运用医学之外
人类还要服下慈悲这服中药
才能彻底摆脱这枚病毒
地球上的孩子，亦才能
噩梦结束，静好开始

江风拂面

杨永红

“捧你时，你是我的影子；望你时，你是我的眼睛；听你时，你是我的心跳”。从金沙江边返回途中，这段话在脑海中起起伏伏地碰撞，仿佛是江与我私语，亦或是我与江的对话。

20年，弹指一挥间！

20年了，一直想写点什么，关于江，关于记忆，关于江的这一边和那一头。

1999年初，我从学校毕业在家待业半年后，终于横跨金沙江，到达“飞地”姜驿参加工作。那一年，我十九岁。虽是元谋本地人，却是第一次渡江。江的那一头，是姜驿，姜驿于我而言，很是陌生，又倍感亲切，陌生源于好奇，亲切源于似曾熟悉。

那时，父亲在企业上班，经常到姜驿跑矿山，据说江边到姜驿后来走的唯一通车土坯路还是矿业公司支持修建的。既能运输铁矿到攀钢，又能打开天堑方便民众出行，原来的老路途经沙沟箐和火焰山，有“三百里沙沟箐，五百里火焰山”之说。沙沟箐沙石夹杂，火焰山异常陡峭，道路宛若羊肠。父亲对姜驿有着极深的感情，常常听他说起姜驿的地名、村庄、趣事、矿石品位等等，久而久之，我便熟悉了，竟给未曾与姜驿谋面的我萌生了浓重的好奇心。到姜驿，意味着寒窗十几年，左顾右盼等待半年有余，终于挣脱农门领工资，成为吃公饭的人，心中的窃喜、懵懂、憧憬、忐忑，一齐涌上心头，五味杂陈。

母亲不放心，坚持要陪我到乡上报道，父亲左右托人，找了一张老吉普送我，从洗漱用品到锅碗瓢盆，拉拉杂杂准备了不少，黄瓜园镇一路向北，军绿色老吉普载着我和母亲，喘着粗气飞奔在窄小的土路上，顺着两个车轮轱辘，车外尘土飞扬，卷起的细尘往里灌，车内灰尘弥漫，一路上不间断地灰呛，鼻翼内充斥着满满的尘土味。从龙街驿道下来，我仰酸着脖子，终于一眼看见了金沙江。

金沙江静谧地流淌，像我的血液一样存在，一样静静地沸腾。

汛期未到，没有凛冽的江风，耀眼的阳光照在江面，波光粼粼，远远望去，窄长的金沙江玉带一样镶嵌在两侧山峰之间，山高水瘦，这般纤巧温顺，其气势和我的想象大相径庭，目光所及，光影斑驳，满目疮痍。黛色的群山此起彼伏，枯黄柔弱的茅草颤颤巍巍、瑟瑟发抖，江边的沙丘上和沙沟箐河滩两侧，生长着高大茂密的芦苇，这些生命力极强的守护者俗称芦车杆，米灰的穗子上，高扬的飞絮旗帜一般竞相绽放，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给沉寂的江岸平添了生机和美色，我爱上了这些可爱的白色小精灵，总忍不住细细望她，嘴角上扬。她们绒绒乎乎，铺满了内心，像白色的棉絮铺满了空荡荡的床，暖暖的。

几经辗转，踏上了姜驿的土地，在父母亲千叮万嘱中，怯生生地安顿下来。期间多次往返金沙江，每次孤独地站在甲板上，握着冰冷的铁栏杆，头顶是蔚蓝的天空，飞鸟掠过，轻盈若舞，望着江水，内心充满了流逝感，愁绪满怀。

在江边，日灿金沙是最著名的“八景”之一，光影与云层的碰撞，金沙与余晖的邂逅，韵味悠长，和金沙一样妙不可言的，还有灿若朝霞的攀枝花。攀枝花又名木棉、红棉、英雄树，春天一树橙红；夏天繁茂成荫；秋天枝叶萧瑟；冬天秃枝寒树。喜爱攀枝花，已是爱屋及乌，花朵自然人人爱，褪去春天热闹的讯息，繁花落尽，黄叶飘零，粗糙的褐色树皮，历尽风霜也傲然庇护着树干，枝枝丫丫矗立在蓝天白云下，仰头一望，苍劲彪悍，这样的韵味和意境，同样不输春来时。花开时节，花朵尽情燃烧，硕大的花冠绽放时呈碗状，花瓣舌长靓丽，花蕊淡香，朵朵绚丽夺目，繁花若火，明艳动人，整棵树像是一把燃烧的火伞，慑人心魄。她们装点着荒凉的金沙江两岸，当你枯燥地走着，在你漫不经心时，眼前一亮，又出现了一个突兀的美人，便是攀枝花。攀枝花树脚，悠闲的老水牛三三两两倚着纳凉，甜滋滋的青草，清凉凉的江水，温暖的阳光，身为一头牛的惬意也不过如此。

简易的码头，总是挤满了等船的人、车、货物，包着头帕的老阿妈，仰着沟壑纵横的脸庞，眯着浑浊的双眼凝视江水，不知何缘沉醉其中，干瘪的嘴巴裂开，攒满了友善的笑容；裹着棉衣的疲惫男人，紧攥着负重累累的破败摩托车把手，头发蓬乱，灰黑的肤色写满沧桑，风霜也让孩子流着鼻涕的小脸、小手皴裂，这样的场景深深印在脑海，不能忘怀。人群和车辆挤向船只，有人拎着鸡鸡鸭鸭；有人牵着调皮小羊；有人慌乱中踩进了江水；有人带走了深灰色夹杂着金色砂砾的温润细沙；有人挤掉了帽子，扯掉了头发，嬉笑谩骂着。大家深知，轮船按点横渡，错过上船，一旦落下，意味着要晾在江边从中午干等到下午，或者第二天，才有大船再起航。轮船即将离岸，汽笛声一响，回眸过去，江岸缄默，码头上空无一人，灰石头站在那里，依旧没有送别的情形和挥手的瞬间，离愁别绪的淡漠反倒让人少了些许挂念，心巴巴地到了对岸，人流涌出船舱，一起涌出的还有兴许是被风沙迷眼的泪光，随后，大家行色匆匆地各奔东西，情绪一股脑都淹没在翻滚的浪花中。

目光随着水流，一起覆没在江心。

时至2018年底，陪作家前往江边采风，途中，我逐一介绍了江边的气候、风土人情、经济社会发展，说得最多的，还是金沙江下游河段正在规划建设的乌东德水电站，电站建成后，水位上升，眼前的部分景观和村庄都将成为淹没区，此次行程将成为自己对江边采访的绝版。对江边今后的发展充满期许，喜悦难掩，说着说着，激动得不由自主拔高音调。

金沙江龙街渡，终究是有故事的。

龙街渡是古代丝绸之路“灵官道”上七个重要渡口之一，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从蜀汉时诸葛亮麾下北路大军从龙街渡横渡金沙江，七擒孟获，到明朝状元杨升庵夜宿金沙江遂写“江声夜色哪堪说，断肠金沙万里楼”，再到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踏勘金沙江流域水势山脉的记载……

历史淡出人们的记忆。我们小憩在江岸，午后热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江边人和阳光一样热情，经营小百货商店的老板招呼我们坐下，风声赫赫，树影婆娑，踩着阳光筛下的光影，我们侃侃而谈。老板已年过古稀，远远望着平静的江面，幽幽地说：“那时候兄弟姊妹多，一年生产队就那么点工分，还别说吃好，一顿饱饭都难，勒紧裤腰带，姊妹几个，大的领着小的，小的带着更小的，面黄肌瘦地都是饿着熬着长大的，只要闹不死人，水里游的水母鸡、水蜈蚣，树上长的酸角芽、黄果树芽甚至酸浆草芽，土里的小土狗、夏天的沙叽哩（蝉）等等一些小虫子，逮到什么都觉得很幸福，啥都吃过，造孽啊……不然，个子怕会长高点呢，也不会这样矮墩，带着泪花，老人爽朗地笑了。”原来，老人的父亲就是当年红军渡江时的船夫之一，她父亲曾经多次兴奋地说起那段难忘的经历，也会长久地独自坐在江边吹着风，抽着旱烟。当时，听说红军来了，村里的群众不明真相，早早就跑到村外的山坳里躲了起来，父亲心细，并不完全相信传言，总是悄悄跑回来看看情况，顺便瞅瞅赖以生存的小船还在不在，一天，回村的路上碰到穿着军装的红军，她父亲胆战心惊正准备跑，不料红军开口喊老乡，他怯怯地停住，他们和颜悦色地向他问路，逐渐熟识起来。最后，她父亲决定，用小船送红军过江……几十年过去了，“官兵平等，反对白军官长打骂士兵”等红军标语列为州级重点文物，完整保存至今，而她父亲早已逝去。老人随后说：“生在江边，长在江边，可笑的是我却是旱鸭子。父亲爱水，一辈子离不开水，千次万次摆渡金沙江，深谙江水旋涡的凶险和诡异，却绝不允许子女轻易到金沙江里凫水，他常说，人要懂得敬畏，敬畏这条江，敬畏这方水，没有敬畏之心，早晚要出事。”

2020年，乌东德水电站下闸蓄水后，江边码头、集镇、沿江的村庄都将“沉默”于水底，形成一个天然湖，这里，将成为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一草一木，金沙水长，见证了烽火年华，见证了军民鱼水，也见证了生生不息的延续，以及今天元谋的繁荣和谐。

在抗疫的日子里

苏轼冰

一直忙到过年的前一天，妻子和女儿才开车到我驻村的村委会把我接到家。此时，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已在朋友圈里刷屏，女儿一再提醒我们，并匆匆奔出门去满大街买口罩。当女儿买不到口罩空手而归的时候，我们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赶忙打开电视看新闻。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们一家三口改变了回老家的计划，躲在家里一整天关注“疫情”，连年夜饭也吃得简简单单，连每年必看的春晚也没有心思，都在为武汉担忧，为那里的人们祝福，祈祷！

大年初一，从微信里，我看到我们县上、镇上都开了会，我驻村的村支书年三十就带着人到各村了解外出务工回来的人员情况，到公路上设卡登记过往车辆，为车上的人员量体温了。初二，我有些坐不住了，叫妻子开车送我去驻村的村委会。妻子说，县上、镇上还没有通知，再等等看。我又整天抱着手机忧心忡忡地等了一天。第二天，妻子和女儿一大早就把我送到我驻村的村委会，临走时一再嘱咐我，一定要戴好口罩。

我到村委会时，村委会的全体人员都来了。此时，离规定的春节收假时间还有四天。从那天开始，我和村委会的其他人员就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抗“疫”工作。

说不怕是假的。我和村委会的其他人，每天要走村串户地排查外出务工人员，要在公路上设卡登记南来北往的过往车辆，为他们量体温，登记情况，连口罩都是支书临时给我一个纱布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感染了。可怕也不行，虽然这时候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响应号召”，静静地躲在家里待着，但我不能那样做，也绝不会那样做。关键时刻，“干部一出动，群众就安心”，这在乡村更显得重要。那几天，恰好流感盛行，与村委会同院的村卫生室每天都挤满了人，输液的、打针的每天不少于七八十人，村里更是人心惶惶，急需我们去讲解疫情知识，宣传政策措施。我是老同志，支书他们照顾我，很多工作总是他们抢着去干，但我们是一个集体，总是要不可避免地吃在一起，忙在一处，危险无处不在，但大家一个都没有退缩。

这样天天忙碌着，妻子和女儿每晚上都要打电话，嘱咐我一定要戴好口罩，这样的嘱咐每晚都有。有时下乡回来晚了，她们一直要等到电话打通，嘱咐好了才睡。有时在微信电话视频上，女儿说我戴的纱布口罩不管用，一定要戴医用口罩，第二天立即给我送来了她们千方百计托亲戚买到的一次性医用口罩。

村委会所有人都投入到抗“疫”一线，他们在支书的带领下，高举着党旗，穿着志愿者的服装，不顾危险，不计较个人得失，每天全力以赴地工作。他们不是医务人员，不可能到武汉去战斗，但必须守土有责，用自己默默的奉献去抗击疫情，保一方人民群众的安康！他们中，除了支书三十多岁外，其余都只有二十多岁，最小的宣传员只有十八岁，都是一群90后、00后的孩子。我与他们共同战斗在一个集体里，每天都被他们感动着，心中也时时有一股无穷的力量鼓动着！从我们大山深处一个小小的村委会，就可以看到全国的力量。

一晃十几天过去，元宵节到了，大家谁也没有想到回家与家人团圆。白天忙了一整天，晚上对着天空圆圆的月亮，大家不约而同地拿起手机与家人通电话，已成家生子的反复叮嘱儿女：“宝宝乖，待在家别出门，好好听话。”没成家的向父母问安，告诉家人自己很好，要父母放心，反复嘱咐他们勤洗手，出门戴口罩。

一年之计在于春，雨水过后，我们还得戴上口罩，深入到各村各寨，去动员群众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春耕生产。

春来茶山绿油油

沧江鱼

立春刚过，母亲便迫不及待地拾掇起她的竹篮子，破洞的地方用竹篾补了又补，磨损的背索用麻绳加固了又加固。服侍了大半辈子茶叶的母亲，总是能从徐徐而来的春风里捕捉茶树的蠢动，不用去转山，母亲掐指就把茶芽拔节的脉动拿捏得精准无误。

这场意外的疫情虽然彻底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却阻止不了茶叶蓬勃舒展的姿势，春风一吹，满山遍野的娇嫩绿叶依然如期绽放。因为儿子从外地读书回家不得不居家“宅”守了近一个月的大伯，也按捺不住心中的躁动，附和着新茶的清香，弹起小三弦敞开了闷干枯的嗓子：“三月茶树青又青，春茶飘香满山岭。阿哥阿妹勤劳苦，歌声唱得蜜样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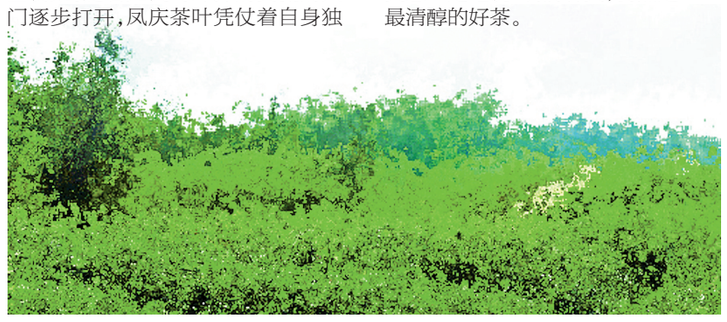
坚守支柱产业地位的茶叶，千年来，一直用自己柔嫩的身影丰盈家乡凤庆四十多万群众的餐桌、口袋、出行，更把“世界滇红之乡”的名片洒向全国各地飞落四大洋七大洲。摘一片叶，静候一盏茶，醇浓的茶香里，日子丰满且诗意盎然。家乡的山水，想想都美；家乡的茶叶，闻闻就醉。在春风的抚慰下，在春雨的催促里，仿佛一夜间，满山满坡竞相醒来。高大粗壮的古茶树，昂然耸立，翘首苍穹；低矮的有机生态茶，整齐划一，排兵布阵于山丘岭壑。绿油油的苍翠中，密密麻麻地展开鹅黄色新芽，娇嫩饱满如初生婴儿的手掌，让人顿生怜惜和不舍。自小就跟在母亲身后，从采茶开始学习“采摘”人生的我，层层密实的疫情防控线，防守不住心底的渴望，思想早已穿街过巷，扑向满坡的葱绿，攀上饱胀的枝叶。摘一片嫩叶放入口中细细咀嚼，待鲜腥苦涩，再喝一口凉水，顿时甘甜生津满口蜜香，那鲜爽清和滋味，久久不散，入脑入心，催筋舒脉。

家乡凤庆，澜沧江横穿而过，境内山高峰峦连绵，三十多万亩茶园几乎遍布县域所有宜茶山箐。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茶叶如鱼得水，恣意生长。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茶叶也无条件地回馈村民。早在商周时期，茶叶就陆续进入凤庆先民濮人的药引、茶盅甚至餐桌。随着先民与外界的交流的大门逐步打开，凤庆茶叶凭仗着自身独特的芬芳，支撑起滇西南片区马帮来往最主要的“出口外贸”物资，东入中原南下缅泰西出印度北上川藏。曾几时，山林鸟道，马帮铃声清脆，商贾往来密集。三八年的枪林弹雨中，中茶公司茶叶专家冯绍裘肩负开辟新茶叶产区换取外汇支援抗战的使命，艰难躲过敌人的明岗暗哨悄悄然来到凤庆。冯绍裘不仅带来实业救国的民族责任，更送来崭新的红茶制作技艺。潜伏在山野沟箐的茶叶，仿佛接到出山的命令，纷纷挺身“浴火重生”，以“滇红茶”的注册号成为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直至今日，“凤庆滇红茶”依然是茶界永不退幕的“网红”。

隐身在凤庆县小湾镇茶王村的三千二百年茶王，默默地不离职守，满含希望地看望着子孙经风沐雨，铭记着日月风尘的轮回沧桑。县内大寺乡平河村千年古茶树，早已被望眼欲穿的茶商用在树身四围搭建竹架子的方式提前预定，只待饥肠辘辘的杯壶发出“明清早春”的邀请，便“烹泉悬壶”。从山间急急起航，在采茶姑娘的五指间翩翩起舞，在萎凋中默默酝酿，在揉捻中步步沉淀，在发酵中缓缓涅槃。一缕香醇走过日月，一片叶子煨出乡村振兴的味道。

大自然真是个奇妙的魔幻师，这么简单的一片叶子也变身出五彩斑斓的身影。跟随着滇红集团的吴总，我们走进位于凤庆县城城郊的滇红集团茶科院，惊叹于茶树品种的多样和茶叶品质的缤纷。大叶种、清水九号、凤庆十号、蚂蚁茶、勐海南糯山种、勐库种、铁观音、大红袍……印度、斯里兰卡、格鲁吉亚……枝叶肥壮的、纤细的、宽大的……一千五百多份全球茶叶种质资源库，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吴总骄傲地告诉我们，别看这个茶科院占地面积不大，却是目前全国最齐全的茶叶种质资源库，几乎囊括了所有茶树品种。还有，一度轰动茶界的“经典58”“金芽”“中国红”都是在这里孕育，再走进每一个茶人的杯中。

是风总会消散，是雨总会停息，疫情挡不住春天，漫山茶园依然绿油油。吴总坚定地说：明清春尖，仍然是一壶最清醇的好茶。



最美报春花

陆向荣

立春已过，但冬天似乎并没有真的远去。

这一段时间里，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一直都处于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往年春节假日的悠闲与快乐，已被一种凝重的气氛代替。每次闭上眼的时候，那些穿白大褂和藏青蓝的朋友的面孔，总在脑海中一张张浮现，是那么地熟悉和亲切。同时也掂挂着老家的父母和亲人，就算在电话里知道了他们一切安好，却依旧免不了担心，我的心就像这忽冷忽热的天气，忐忑不安。

但不管怎么样，生活还得继续。这一天，我和同事下乡去采访一条抗疫春耕两不误的新闻，走在乡间窄窄的田埂上，田地间已经有了劳作的农人，有的挥舞锄头在疏通沟渠，有的背着喷雾器在喷撒农药，有的在田间收割蔬菜……不经意间，我就看到了大片大片的报春花，在田的内侧开放了。尽管有些细碎，尽管有些孱弱，它们还是如期而开了，粉红色的小花，像是一颗颗星儿，挂在了花枝上。

在农村，报春花也叫迎春花，是一种很普通的花。就算在小城里，几年前我家门前还没开发成停车场的时候，那些油菜和蚕豆黄绿相间的田间总有些不起眼的植物，比如野葵、苋菜、狗尾巴草，竹节草……当然，还有报春花，它的花朵不大，花香也是淡淡的，但花期却很长，可以从寒冬一直开到仲春，成了初春时节最惹人注目的风景。

那个时候，我的门前还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地，里面种着青菜、生姜、萝卜、薄荷……我不施化肥，每到周末，我就提着个铁皮桶，去拾猪粪；我也不打农药，有时晚上回来，我还要打着手电，去菜地里捉只有深夜才出来的“夜盗虫”地老虎。周末没事的时候，我就骑着自行车，给朋友们挨家挨户送去我亲手撒下的鸡毛白菜，每家一小捆，礼轻人意重。

有一次，我把田野里的报春花，挖到了自家菜地边栽了起来，才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很容易成活的花，繁殖得也很快，不到两三年，我的菜地边，就随处可见它的影子。每年冬春季节，它总是如期开放，而我就采几朵菊花，泡上一杯菊花茶，坐在菜地边挂着鸟笼的槐树下，在清脆的鸟鸣声中，看轻风中的报春花静静地开放成春天的模样。

几年后，随着隆隆的机器声，门前的田园消失了，我的菜地也因了那堵高高的围墙，失去了昔日的生机，我以为那些报春的花儿，也要从此消失在远去的记忆里。直到有一天，我忽然看到栽在小院里的一盆蟹爪兰，它的花盆里竟然冒出了含苞待放的报春花的花蕾。哦，可能是我往花盆里加了菜地泥土的缘故，报春花的种籽一直在泥土里藏着！

而现在，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又在这浅草泛青的田埂上，在这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看到了大片大片迎风怒放的报春花。记得曾读过散文家郭风的一篇《报春花》，据说是写在中国弥漫着战火硝烟的1942年，文中写道：“春天从土地的深层一下子觉醒了，呼唤着温暖的日光，跑步而来了。”

是的，面对庚子年春的疫情，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抗疫战争中，多少迎难而上的“逆行者”，他们就是寒夜里最美的报春花。

第十二届
云南日报 | 文学奖
YUNNAN DAILY PRESS PRIZE IN LITERATURE
云南日报文化生活部
主办
云南省文联
云南省作协
云南北辰高级中学
协办